



鲁迅作品选讲

(10)

.274074

1
10

族研究所

北京人民出版社

出版说明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具有彻底的革命精神和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横扫了一切封建余孽和帝国主义的走狗文人，顶住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和刘少奇、周扬一伙的机会主义路线，表现了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他对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反革命两面派，看得清，恨得深，斗争得最坚决，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战斗遗产。鲁迅的作品，不仅以其无比的战斗锋芒，曾经致敌人于死命，而且教给了我们极其宝贵的斗争策略和方法，这对当前我们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对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配合当前的阶级斗争，为了帮助广大工农兵群众，特别是青年读者学习鲁迅的著作，我们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等有关单位的支持下，决定出版这套鲁迅作品的选讲。由于水平所限，又缺乏这方面工作的经验，可能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我们衷心地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北京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八月

目 录

春末闲谈.....	1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 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 之一）.....	20
野兽训练法	37
儒 术	46

春 末 闲 谈^①

北京正是春末，也许我过于性急之故罢，觉着夏意了，于是突然记起故乡的细腰蜂^②。那时候大约是盛夏，青蝇密集在凉棚索子上，铁黑色的细腰蜂就在桑树间或墙角的蛛网左近往来飞行，有时衔一支小青虫去了，有时拉一个蜘蛛。青虫或蜘蛛先是抵抗着不肯去，但终于乏力，被衔着腾空而去了，坐了飞机似的。

老前辈们开导我，那细腰蜂就是书上所说的果蠃，纯雌无雄，必须捉螟蛉^③去做继子的。她将小青虫封在窠里，自己在外边日日夜夜敲打着，祝道“象我象我”，经过若干日，——我记不清了，大约七七四十九日罢，——那青虫也就成了细腰蜂了，所以《诗经》里说：“螟蛉有子，果蠃负之。”^④螟蛉就是桑上小青虫。蜘蛛呢？他们没有提。我记得有几个考据家曾经立过异说^⑤，以为她其实自能生卵；其捉青虫，乃是填在窠里，给孵化出来的幼蜂做食料的。但

我所遇见的前辈们都不采用此说，还道是拉去做女儿。我们为存留天地间的美谈起见，倒不如这样好。当长夏无事，遣暑林阴，瞥见二虫一拉一拒的时候，便如睹慈母教女，满怀好意，而青虫的宛转抗拒，则活象一个不识好歹的毛鸦头。

但究竟是夷人^⑥可恶，偏要讲什么科学。科学虽然给我们许多惊奇，但也搅坏了我们许多好梦。自从法国的昆虫学大家发勃耳(Fabre)^⑦仔细观察之后，给幼蜂做食料的事可就证实了。而且，这细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一种很残忍的凶手，又是一个学识技术都极高明的解剖学家。她知道青虫的神经构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针，向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活不死，所以不烂，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来的时候，这食料还和被捕当日一样的新鲜。

三年前，我遇见神经过敏的俄国的E君^⑧，有一天他忽然发愁道，不知道将来的科学家，是否不至于发明一种奇妙的药品，将这注射在谁的身上，则这人即甘心永远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了？那时我也就皱眉叹息，装作一齐发愁的模样，以示“所见略同”之至意，殊不知我国的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却

早已有过这一种黄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⑩么？不是“君子劳心，小人劳力”^⑪么？不是“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⑫么？可惜理论虽已卓然，而终于没有发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人类升为万物之灵，自然是可贺的，但没有了细腰蜂的毒针，却很使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觉得棘手。将来未可知，若已往，则治人者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痹术，也还不能十分奏效，与果蠃并驱争先。即以皇帝一伦而言，便难免时常改姓易代，终没有“万年有道之长”^⑬；《二十四史》^⑭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铁证。现在又似乎有些别开生面了，世上挺生了一种所谓“特殊知识阶级”^⑮的留学生，在研究室中研究之结果，说医学不发达是有益于人种改良的，中国妇女的境遇是极其平等的，一切道理都已不错，一切状态都已够好。E君的发愁，或者也不为无因罢，然而俄国是不要紧的，因为他们不象我们中国，有所谓“特别国情”^⑯，还有所谓“特殊知识阶级”。

但这种工作，也怕终于象古人那样，不能十分奏效的罢，因为这实在比细腰蜂所做的要难得多。她于

青虫，只须不动，所以仅在运动神经球上一螫，即告成功。而我们的工作，却求其能运动，无知觉，该在知觉神经中枢，加以完全的麻醉的。但知觉一失，运动也就随之失却主宰，不能贡献玉食，恭请上自“极峰”^⑩下至“特殊知识阶级”的赏收享用了。就现在而言，窃以为除了遗老的圣经贤传法，学者的进研究室主义，文学家和茶摊老板的莫谈国事律，教育家的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论^⑪之外，委实还没有更好，更完全，更无流弊的方法。便是留学生的特别发见，其实也并未轶^⑫出了前贤的范围。

那么，又要“礼失而求诸野”^⑬了。夷人，现在因为想去取法，姑且称之为外国，他那里，可有较好的法子么？可惜，也没有。所有者，仍不外乎不准集会，不许开口之类，和我们中华并没有什么很不同。然亦可见至道嘉猷^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固无华夷之限^⑮也。猛兽是单独的，牛羊则结队；野牛的大队，就会排角成城以御强敌了，但拉开一匹，定只能牟牟地叫。人民与牛马同流，——此就中国而言，夷人别有分类法云，——治之之道，自然应该禁止集合：这方法是对的。其次要防说话。人能说话，已经是祸胎了，而况有时还要做文章。所以苍颉造字，夜有鬼哭^⑯。鬼且反对，而况于官？猴子不会说话，猴

界即向无风潮，——可是猴界中也没有官，但这又作别论，——确应该虚心取法，反朴归真^{②③}，则口且不开，文章自灭：这方法也是对的。然而上文也不过就理论而言，至于实效，却依然是难说。最显著的例，是连那么专制的俄国，而尼古拉二世“龙御上宾”^{②④}之后，罗马诺夫氏竟已“覆宗绝祀”^{②⑤}了。要而言之，那大缺点就在虽有二大良法，而还缺其一，便是：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

于是我们的造物主——假如天空真有这样的一位“主子”——就可恨了：一恨其没有永远分清“治者”与“被治者”；二恨其不给治者生一枝细腰蜂那样的毒针；三恨其不将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着的思想中枢的脑袋而还能动作——服役。三者得一，阔人的地位即永久稳固，统御也永久省了气力，而天下于是乎太平。今也不然，所以即使单想高高在上，暂时维持阔气，也还得日施手段，夜费心机，实在不胜其委屈劳神之至……。

假使没有了头颅，却还能做服役和战争的机械，世上的情形就何等地醒目呵！这时再不必用什么制帽勋章来表明阔人和窄人了，只要一看头之有无，便知道主奴，官民，上下，贵贱的区别。并且也不至于再闹什么革命，共和，会议等等的乱子了，单是电报，

就要省下许许多多来。古人毕竟聪明，仿佛早想到过这样的东西，《山海经》^{②⑥}上就记载着一种名叫“刑天”^{②⑦}的怪物。他没有了能想的头。却还活着，“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这一点想得很周到，否则他怎么看，怎么吃呢，——实在是值得奉为师法的。假使我们的国民都能这样，阔人又何等安全快乐？但他又“执干戚而舞”，则似乎还是死也不肯安分，和我那专为阔人图便利而设的理想底好国民又不同。陶潜先生^{②⑧}又有诗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②⑨}连这位貌似旷达的老隐士也这么说，可见无头也会仍有猛志，阔人的天下一时总怕难得太平的了。但有了太多的“特殊知识阶级”的国民，也许有特在例外的希望；况且精神文明太高了之后，精神的头就会提前飞去，区区物质的头的有无也算不得什么难问题。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莽原》周刊第一期，署名冥昭，后由作者编入《坟》。

② 细腰蜂，一名果羸(lǚo 裸)，即触角短而曲折的黑色土蜂，在昆虫学上属于膜翅目细腰蜂科。

③ 螟蛉(míng líng明铃)，淡绿色小肉虫，长成后

变为螟蛾。

④ 这两句诗见于《诗经·小雅·小宛》篇。

⑤ 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和宋朝的叶大庆均曾提出疑义。

⑥ 夷人，古代汉族统治者对非汉族人的蔑称。这里指外国人。

⑦ 发勃尔（一八二三——一九一五年），通译法布尔，法国昆虫学家，著有《昆虫记》等。

⑧ E君，指乌克兰童话作家爱罗先珂。一九二一年，他曾在北京大学任教，鲁迅翻译过他的作品。

⑨ “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见《尚书·洪范》。辟，即天子或诸侯。玉食，指珍贵食品。全句意思是：唯有天子和诸侯才可以作威作福，享用山珍海味。

⑩ 《左传·襄公九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君子”指统治阶级；“小人”是对劳动人民的诬蔑。

⑪ 这两句话见于《孟子·滕文公》。意思是：受别人奴役的人，应该养活别人（即封建统治者）；奴役别人的人应该被别人养活。这是典型的孔孟之道的反动谬论。

⑫ 这是封建时代臣下常用来颂扬皇帝的话。意思是做一个代代相传，永不垮台的统治者。

⑬ 指清朝乾隆皇帝定为“正史”的二十四部史书，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

《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鲁迅在这里用《二十四史》来形容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之多。

⑭ 一九二五年二月，北洋军阀段祺瑞为了抵制当时孙中山在共产党支持下所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召开御用的“善后会议”，妄图在这个会议上产生一个假的“国民会议”。当时竟有一批曾在外国留学的人在北京组织“国外大学毕业参加国民会议同志会”，向“善后会议”提请愿书，自称“特殊知识阶级”，要求在尚未召开的国民会议中为他们保留名额。鲁迅所批判的“特殊知识阶级”即指这类留学生。

⑮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时，他的顾问美国特务古德诺，曾于同年八月在《亚细亚报》发表一篇《民主不适于中国论》，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不适于实行民主政治，应当恢复君主政体。这种“特别国情”的反动谬论，曾经成为反动派阻挠一切民主改革和反对进步思想的借口。

⑯ “极峰”，即最高统治者。当时一些御用文人曾用这种称号去谄媚北洋军阀。

⑰ 《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孔老二用来束缚人民思想言行的反动教条，为当时的反动教育家所宣扬。

⑮ 轶(yì 逸)，超过，超出。

⑯ 《汉书·艺文志》：“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颜师古注：“言都邑失礼，则于外野求之，亦将有获”。鲁迅引用这句话，意思是说反动派在国内找不到更好的统治办法，只好到国外去寻找。

⑰ 至道，最高明的道理。嘉猷，最好最完善的计谋。这里指上面所说的种种统治术，是讽刺反话。

⑱ 固无华夷之限，本来就没有什么中国和外国限制。

⑳ 这是古代传说，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胡说，见于《淮南子·本经训》：“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苍颉，又作仓颉，相传是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但汉字是人民群众集体创造的，并不是个人的功绩。鲁迅在写于一九三四年的《门外文谈》一文中，曾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此做了精辟阐述。

㉑ 反朴归真，返回到朴野原始的状态中去。这里是讽刺反话。

㉒ 尼古拉二世，帝俄罗马诺夫王朝（一六一三——一九一七年）末代皇帝，一九一七年二月被推翻，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七日被处死。中国古代皇帝死了叫“龙御上宾”，意即乘龙仙去。鲁迅借用这个说法，是带有讽刺的意思。

㉓ 复宗绝祀，皇族复灭了，皇家的宗庙也再无人祭祀了。

②⑥ 《山海经》，我国古代的一部地理书，其中保存了不少神话传说。

②⑦ “刑天”，神名。《山海经·海外西经》：“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干，盾牌；戚，斧，都是古代兵器。

②⑧ 陶潜，即陶渊明，字元亮，东晋诗人。在东晋时期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他不愿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又不愿采取更积极的斗争态度，于是逃避现实，归隐田园。

②⑨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见陶渊明《读山海经》组诗第十首。这两句意思是说：刑天虽被砍了头，但还挥舞着手中的武器，他那勇猛的壮志，永世常存。

讲 解

—

《春末闲谈》写于“五卅”运动前夜。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工农革命运动空前高涨，北伐革命战争正在积极准备，中国南方处处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但鲁迅当时所在的北京，仍然处于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之下。“五四”新文化运动革命阵线已经瓦解，正如鲁迅所说，“有的

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反动军阀用种种手段收买、网罗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为他们服务的文化走卒。资产阶级右翼代表人物胡适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个。他早就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反动口号，抵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后来他又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反动纲领。所谓“输入学理”，就是实行帝国主义奴化教育；所谓“整理国故”，就是提倡“专经复古，尊孔崇儒”。一九二五年，他被任命为美帝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的代理人，控制了数十个高等学校和研究机关，就更是大肆宣扬踱进研究室，埋进故纸堆，以青年的“导师”自居，毒害青年学生，妄图使他们甘心成为俯首贴耳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服役的奴才。

鲁迅对于以胡适为代表的反动逆流，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这些都是“圈套”，是“公设的巧计”，“精神的枷锁”，目的都是“使你于他们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险性”（《华盖集·通讯》）。他针锋相对地指出：“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鼓励青年们“寻朋友，联合起来”，“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

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华盖集·导师》）鲁迅写了许多杂文，专门揭露从孔孟之道到“进研究室主义”等古往今来的精神麻痹术，指出它就是那使人“割头不觉死”的软刀子。正如鲁迅在《坟》的《题记》中所说的：“木皮道人说得好，‘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我就要专指斥那些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春末闲谈》正是这许多杂文中著名的一篇。

二

《春末闲谈》包括以下四层意思。

第一，它详细向人们介绍了细腰蜂神奇的毒针。这种毒针只消向小青虫的运动神经球上一蜇，就可以将它麻痹为不死不活。既不死，以长久保持肉食的新鲜；又不活，以毫无抗拒地听任细腰蜂未来子女的吞食。

第二，从细腰蜂的毒针联想到千百年来毒害人民的孔孟之道，指出它的作用正是桎梏和麻痹人民，妄图使他们变得“不死不活”。不死，以便为反动统治者提供锦衣玉食；不活，以便逆来顺受，任凭反动统治者作威作福。但这种麻痹术远不如细腰蜂毒针之

有效。历史上不断出现群众的反抗斗争，迫使统治阶级改朝换代，正说明人民终于不能被麻痹成统治阶级所需要的那样。于是，现代反动统治者又在不断发明新的精神麻痹术，如帝国主义分子的“特别国情论”，“特殊知识阶级”提出的“踱进研究室”，反动教育家鼓吹的“尊孔读经”等等都是为达到同样的目的。然而，这些现代精神麻痹术尽管花样翻新，却仍然未能超出“古圣贤”的范围，因此也始终并不奏效。

第三，外国有没有更奏效的麻痹术呢？有的，但无非也是不准集会，不准开口之类。外国统治者同样无法禁止人民思想，也就无法阻遏人民反抗。专横残暴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无法抗拒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洪流，最终被人民送上断头台，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

第四，反动统治者无论怎样“日施手段，夜费心机，实在不胜其委屈劳神之至”，也不可能使人民俯首听命，任其宰割，鲁迅在写《春末闲谈》前四天曾经写道：“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还是鬼……全都踏倒他。”（《华盖集·忽然想到（六）》）在《春末闲谈》中，他再次号召人们象刑天那样，拿起手中的武器，勇猛地投入战斗，并满怀信心地预言：“阔

人的天下一时总怕难得太平的了。”最后，鲁迅还提醒人们，要警惕反动思想的侵蚀，如果对孔孟之道一类精神麻痹术毫无防备，听其泛滥，以致“精神文明太高”，那么，也可能“精神的头就会提前飞去”，成为“砍去了藏着的思想中枢的脑袋而还能动作——服役”的机器。

三

《春末闲谈》是鲁迅前期的杂文，这时，他还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论述他所提出的阶级矛盾，但他对于旧社会有深切的了解，并“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二心集·序言》）。鲁迅不愧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的“五四”新文化革命运动的主将，“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就从以上对《春末闲谈》内容的分析，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和不妥协性。鲁迅对于胡适等“特殊知识阶级”无耻吹捧的帝国主义“文明”，从来抱丝毫幻想。他还透过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烟雾，清醒地看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同样是“不准说话”，“不准集会”，毫无“民主”、“自由”的奴隶。他不被帝国主义貌似强大的表面现象所蒙蔽，而斩钉截铁地宣告它们的前途，只能象沙皇尼古拉二世那样